

性工作与现代性¹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就是把台湾的一些运动经验和理论反思与各位交流，对你们而言基本上是借鉴的功用。当你们看到某个议题在大陆以外地区的发展时，也许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是我先在《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发表的两篇论文，后来出版成书，就叫《性工作与现代性》（甯应斌，2004），简体字的，约10万字，内容很多，所以也不可能把细节和全貌统统跟你们讲。只能简略的跳着谈。如果有机会，你们能读一下这本书，也许会有不少收获。

简化地来讲，今天我要处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认为「卖淫是出卖自我」的这样一个观念。我把「卖淫」称为「性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到底跟其他的服务工作有没有什么不同？出卖性服务或性劳动跟出卖其他服务或出卖其他劳动——你做厨师，或是你做按摩，你做奶妈——有没有什么不同？当然，一种反对性工作的说法是：它们是不同的，因为性工作是会出卖自我的，其他工作是不会出卖自我的。用文诌诌的话讲，「出卖自我」就是：出卖灵魂、自我作践、自我贬低、丧失自尊、自我异化、物化、工具化、商品化等等。

最鲜明最极致的一个出卖自我或自我异化的例子就是被人强奸——被强奸的人就是被剥夺自我、丧失人格与尊严、被贬低、被作践、被工具化、被奴役等等。或者用另外一个例子，有个位高权重、自视甚高、喜欢端架子的权威人士，如果要她扮小丑或

1 本演讲文原刊于《台湾性／别研究演讲集》下册，何春蕤等着，（海峡两岸女性主义学术论丛，荣维毅、荒林主编），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9月。页196-232。此演讲缘起于2003年台湾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成员丁乃非、何春蕤、甯应斌以通俗的口语形式，介绍其研究和学术思考精华，为广州中山大学所做的系列演讲之一。

低声下气服侍别人，那么此人也会觉得出卖自我或自我异化。还有一个例子，像工作者被老板或顾客颐指气使，缺乏隐私或休息时间，要不停的工作，好像奴隶一样。我所谓的「丧失自我人格」指的就是这种意思。我今天将探讨的就是现代卖淫者是不是会丧失自我人格？为什么不会？

但是上面这个「性工作和其他工作不同，因为出卖一般劳动力不是出卖自我」的说法是缺乏历史意识的。怎么讲呢？其实在近代资产阶级兴起的当儿，「出卖劳动力是否出卖自我？」曾经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现在呢？我们没有人再会问这个问题了。可是历史上当劳动力大量出现的时候，它曾经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论家那里出现过这个问题，就是，到底出卖劳动力算不算出卖自我？这种现代的出卖劳动力的形式，跟以前那种利用奴隶的劳动力的情况，有什么不一样？也就是，无产阶级工人跟奴隶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后来，在劳动市场形成以后，工人阶级变成一个普遍化的阶级，当然人数一开始也不是很多，但后来慢慢成为主导社会演化的一个比较大的阶级，上面那个问题几乎就没有人再问了；很有趣，对不对？当大家都在出卖劳动力，都在打工以后，就没有人去问雇佣劳动是否出卖自我。但那个问题其实始终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没有人问，并不表示那个问题不重要。对于那个问题，很多人都提出不同的答案，比较著名的像黑格尔和马克思。所以我这本谈性工作的书也是在和社会批判理论的传统（包括马克思主义）对话。

今天大家会问「卖淫是不是出卖自我？」，但是却没有反省「现代工人的劳动是否出卖自我？」，其实应该要先问后面这个问题，明白了后面问题的答案，才能回答前面的问题，不是吗？我的书显示了，出卖性服务之所以不是出卖自我的原因，和出卖其他服务劳动力不是出卖自我的原因，其实是完全一样的。如果你认为出卖其他劳动力不是出卖自我，然后你去研究为什么不是出卖自我，得出的结论和「出卖性服务不是出卖自我」的原因，

其实是一样的。事实上，大部份的性工作者都能够在卖淫中不出卖自我。而这样的一种能力（注意，我指的是一种能力：我卖劳动力，但不会把我自己也卖掉的能力），源自现代自我和身体的变动特性以及更广泛的一些现代社会特色，即所谓现代性的一部份。

上面所说只是一个引子，让你知道我的问题意识是什么。至于详细的内容，大家得去看我的书才行。从我这本书（甯应斌，2004）的立论出发，可以得到的一个结论是：现代性工作与传统卖淫其实有一个断裂。虽然有人说卖淫是人类最古老的行业，但是其现在的性工作有很多新的不同的地方。这个断裂当然是来自「现代性」，也来自现代的「性」。如果说对我的书了解之后，就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即现代的性工作到底「现代」在哪里。我所谓的「现代性」就是指现代社会的一些构成原理，包括组织原则、态度、自我、理性等等。故而，当我说「现代自我」时，不是指一种心理现象，而是一种构成现代社会的趋势或动力，是一种「现代性」。

我今天谈性工作与现代性其实也是要批判两种看法，就是：有一些人认为卖淫是传统社会的残余，是传统社会不平等留下的东西；还有一些人认为卖淫是现代化发展下的恶质的部份。这两种看法都认为，性工作和标志现代性的理性、平等、进步、解放是不相容的。而我却认为，性工作的存在与成长有其与现代性的基本动力不可分的一个方面。

刚才说到，现代性工作与过去古代卖淫十分不同，第一个原因是社会脉络的差异，也就是现代性。第二个原因是所谓的「性的现代性」，这包括了性本身的现代化，例如性科学的兴起，性不限于生殖（避孕药的合法与正当），国家的生命政治（如对人口数量与健康寿命的管理），人际关系的「性」化（就是说，本来以前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关起门来在一个房间里讲话，如果是一老一少、一尊一卑、一师一生、一已婚一未婚……，没有人会怀疑他们。但是现在性关系存在于任何人和任何人之间，两个男

人在一起都可能性，谁都有可能。这就是人际关系的性化，可以看作男女社交公开的历史后果之一），女性情欲的不限于婚姻家庭或爱情；性开放与公共「性」的趋势（如性出现在公共领域），性的社会运动（像妓权、同性恋解放等「性运」）之出现，等等。这些性的现代化我就略去不谈了。今天只讲现代性。

现代性包括了好几种动力或趋势，例如：陌生人社会与现代自我的形成，公和私的区分，多重生活领域，以知识和科技对自然和社会加强控制，等等。

我就从陌生人社会中的现代自我讲起。我们在公共领域里面和我们在陌生人面前，我们通常会有一种自我呈现的方式（不只是一般所谓的摆样子、装架式，而是我们「自然而然」地会在陌生人面前表现出的言行举止或互动方式）。例如，假设现在我跟你不认识，你所看到我的样子，不会是我跟我爱人或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的样子。在陌生人跟前的这种「我」，我把它叫做「匿名自我」。在私领域、亲密人群之前的自我，我把它叫做「亲密自我」。

「匿名」其实是隐私的状态之一。我们在公共场所跟陌生人遭遇的时候，像在街上走的时候，我假定别人是不认识我的，我的言行举止与自我知觉都是建立在这个假定之上。如果我今天是名人，或者我正偷情怕别人看见，那我会有不一样的自我知觉或甚至言行举止。总之，我们大部份人都能在公共场合有一种匿名状态。当然这种匿名和亲密自我是相对的。「亲密自我」通常涉及亲密、隐私、个人资讯的秘密、没有外在监视、私人关系、言行的非正式化（就是说你懒懒地躺在那里不动啊，挖鼻孔啊，或做出更不雅的动作）等特色。「匿名自我」则相反。或简单地说，亲密自我就是私领域的自我，匿名自我则是公领域的自我。但是其实这两者是相对程度的区分。比如说我们遭遇的人除了陌生人和亲密者外，还有半生不熟的朋友，等等。总之，我们在不同的人面前会有不同的呈现。

不论匿名还是亲密自我，我们基本上都会维护自我，这个

「维护自我」有很多意义。一种是维护和保护不同自我的疆界：在别人面前我是表现出我的匿名自我，以防止陌生人对自己隐私的侵害。例如，我在陌生人面前应该是某一种「我」的样子，我不会是脱光光的样子，但是如果说现在陌生人要掀我裙子，和我贴得很近，那我就要维护自我。我在亲密者面前也要呈现、维护亲密自我，以防止双方感情交流的疏离异化。比方说，你和你的爱人在一起，你把他当作陌路人似的，爱理不理的，老防着他掀你的裙子，不让他贴近你，这也不行。基本上，这两种自我的维护是一体两面的。你在陌生人面前维持匿名自我，也就是在保护亲密自我、保护自己的隐私（性骚扰的问题也和这个有关）。所以，如果你不去区分匿名自我和亲密自我的话，你就不可能区分你和别人的亲疏。你跟陌生人在一起好像是老朋友，或者是你跟爱人在一起，却好像不认得他，这都是没有维护自我的表现。

我们的现代自我、现代的我，或者说作为现代人的我，包括了我们的身体还有我们的性。所以当我在陌生人面前「自我呈现」时，亦即，当我和陌生人互动时，如果我会裸露身体或者发生性的互动，而我的目的不是和陌生人亲密，那么我要如何维护自我、如何保持匿名呢？例如，我在公共浴室，在陌生人面前裸露身体，我要如何维持匿名？这和我在自家卧房、在爱人面前裸露身体，表现出亲密自我，会有什么不同？如果我在公车上，陌生人用生殖器摩擦我的臀部，也就是和我发生性的互动，我又如何维持匿名、保护自我呢？

思考这些问题，就构成了我今天的主题，就是：性工作者如何在陌生人面前维护自我？怎么样能够在陌生人面前保持匿名、使亲密自我不被陌生人占有？或者简单的说，性工作者在和嫖客做性互动时，如何不去出卖自我？她在嫖客前裸露身体或性交时，怎么样去区分亲疏关系？

性工作者与嫖客的性交之所以会成为一个「自我」的问题，乃是因为：传统来讲，异性恋男女之间的性，通常就是男人借着性来占有女性自我。当然这这也是一个逐渐在演变的事情，因为在

性开放的社会里，慢慢不是这样，男人不再能因为和女人一夜夫妻就有百日恩、就能占有这个女人的自我。但是在比较不性开放的地方、在男女很不平等的地方，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发生性关系以后，就是占有或拥有这个女人。所以，有一种反娼的观点认为，卖淫基本上是占有女性，形成主宰或奴役关系的行为，所以陌生人（嫖客）可以借由身体与性主宰性工作者的亲密自我。而我写这本书则是要告诉你，什么样的现代条件和状态，使这个反娼观点不能成立。换句话说，我要讲的就是有哪些现代的社会条件使得妓女能在嫖客面前「匿名」，跟嫖客性交但还能维护其自我。

让我再把我今天的主题用比较抽象的话重复一遍。现代性的工作者在其工作中、在性交易中，如何在陌生人面前呈现自己？有什么样的现代条件或状态会影响这种呈现？或者换个说法，「现代性」如何使妓女在和嫖客互动时，仍能保有她的自我人格尊严？「现代性」如何使妓女能区分她与嫖客或她与爱人之间的性互动？这些问题（其实是同一个问题，但不同说法），其实和下面的问题有连带关系：在我们传统的身分和传统社会关系瓦解的现代社会生活中，我们怎样维护自我？传统的社会就是一个由血缘、土地、地域、传统的身分……把你的自我固定下来的社会；可是这个社会在整个现代化的浪潮里面，无论是大家庭的关系还是传统的社会关系都在瓦解中，像你离开了你的乡下到大城市里面，所有的传统对你的拘束都已经丧失了，等等。那么，我们在今天的公共生活里，在商业或职场生活与市场交换里，我们怎么样在陌生人前面呈现自己？怎么样维护自我？这个现代自我的特色是什么？有哪些现代的条件或状态影响这种呈现？或者说，现代性如何使一个服务业工作者在陌生人面前维护自我（虽然服务「伺候」别人，但是仍然保有自我人格尊严）？这个问题，是很一般的现代人问题，跟我前面讲的「现代性工作者如何在陌生人面前维护自我？」，其实是同一个问题。我下面要告诉你，为什么是同一个问题？

首先我们再回到亲密自我跟匿名自我这个问题来。在刚才我讲的过程中，也许有人认为，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亲密自我」就是真实自我，「匿名自我」就是戴了面具的自我？其实不完全是。因为，不管是真诚还是虚伪，我们都还是需要表演的——这是很多人忽略的。我们常常以为，在陌生人面前我们需要表演，在亲密者面前（在私领域）我们不需要表演。这是错的。而且呢，今天你要讲真话的时候，你很真诚的时候，也需要表演；只是我们常常忽略这个过程。不信，当你用躲躲闪闪的方式讲真话时，人家也会认为你在讲假话。所以，讲真话也需要表演。换句话说，匿名与亲密自我这两种自我的呈现，其实都需要一些互动的技巧或是呈现的技巧。

自我呈现的技巧就是人跟人互动的技巧。呈现匿名自我与呈现亲密自我都是使用相同来源的技巧，是同一种原理的技巧。例如你如何在互动中区分爱人和陌生人呢？两种互动的区分基本上根据的都是同一种原理，像讲话的大小声、眼神态度等等。

前面我提到陌生人的时候，没有仔细讲一件事：有的时候，有些人对陌生人信任到几乎全然坦诚秘密的程度，他会对陌生人掏心掏肺地讲一大堆话，会把自己隐秘的事情跟他讲。为什么？因为他反而知道陌生人不会在他的生命中继续出现。这个现象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就是：我们向陌生人揭露隐私，但是却仍然可以匿名、保有自我。

换句话说，我们在陌生人面前，有的时候反而可以揭露自己隐私而不会被制裁。为什么呢？因为陌生人在这个处境下没有权威，没有能力对我做出社会控制。在传统社会中，我们几乎都处于紧密的社会控制之下。可是处在一个陌生人社会里，我们有某些层面是不会被严密控制的，或者控制方式变得隐蔽细致而不再是高压禁止；这就是现代社会带给人的自由。你在乡下、在村里，很容易被四周社会压力控制，但是在城里就不太一样。你们可以因此了解到，性工作为什么几乎都是跟陌生人性交，常常是在远地。还有，很多女性为什么不敢在本地家乡搞一夜情关系，

她要到外地去搞。总之，我要讲的重点就是，我们可以把一般人所认为的一些隐私（如身体或性）向陌生人揭露，而仍然以匿名的方式呈现自我。

所以，现代人在自我界限的操纵上，有一些弹性和动态。这也就是说，「匿名自我」与「亲密自我」的区分在实际操作上并不绝对地在于一组固定的内容——像姓名、个人资讯、日记、身体、性、情绪——这些好像是亲密自我的隐私内容，但是它也可以被匿名自我所操作。例如，服务生胸前有名牌，让你知道她名字，但是她其实仍然是匿名的。另一个比较新兴的匿名现象是，在网路上的自拍（例如你拍了自己脱光光的照片丢在网路上给人看）、视讯（你在远地跟一个巴基斯坦的男人，你看他的裸体，他看你的裸体）、网爱、电话性交等等。这些性隐私的暴露、向陌生人展露出平时无法向亲密者呈现的性癖好与性态度，但是自我还是维持匿名的。我们现代的自我越来越有这样的能力。换句话说，自我其实没有固定的内容。我们可以让陌生人知道我们的身世、姓名、地址、病历、情绪，陌生人看到我们的裸体，或陌生人跟我性交，而我仍然能够保持我的匿名自我，我仍然能够以公领域中的自我呈现方式来呈现自我，而这个自我是不同于亲密自我的，别人不能够占有我。

所以呢，原来在历史过程中有所谓公领域与私领域的区分，亲密自我与匿名自我的区分。但是这个不同领域的界限跟自我呈现的差异方式逐渐松动了。不同的自我认同的界限彼此渗透，人们的自我开始变得动态和弹性，但是也变得更容易受害。死守传统的保守份子会极力护卫原始的公私界限与自我疆界，对于公私领域互相渗透的新现象大加撻伐，所以会用丑闻污名的方式来做社会控制（例如把你网路的自拍裸照在其他媒体上公布、让你的亲密者知道、绳之以法等等）。

从什么趋势可看出人们动态操作自我的弹性与韧性呢？就是把私领域的隐私与自我公诸于世的「自恋文化」，也就是，我在公领域里面展示亲密自我。比如说，很多人把自己的日记发表，

把自己的写真公布。美国有个学者（C. Lasch, 1979）曾指出自恋文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而且我们现在多多少少都是自恋者。自恋者可以操控「匿名自我」和「亲密自我」的疆界，不必固守一个固定界限。自我界限里面原本所涉及的内容元素也可以被相反的意思所诠释，比如说，本来下体跟乳房是亲密自我的内容元素，但是现在反而变成匿名自我的标志，例如你看到的自拍照片，只能看到下体或赤裸乳房的特写，这很清楚地标示出这张照片的匿名性质。由此，我们也可以间接了解到，为什么性工作者可以和人性交而仍能保持自我的匿名之背后因素。

那么，这个动态自我的操作为什么可能？当然有非常多的原因。一个是社会限制弱了，管不住你了，另一个是其他社会制度的限制出现了，甚至强化了。比如说，公务员、护士接触到你的资料、病历什么的，他不能讲，否则犯法。还有一种是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变化，例如性别角色的意义的改变，比如男女接吻没什么了不起。接吻又怎么样？表示我是你的人啦？没有！这就是制度和文化的变化。匿名性爱（双方不知道姓名的做爱）和女人身体自主权的兴起也会带来自我与身体意义的改变。还有一类，是当事人有自己特殊的身体—心理的操作：这种人有时被人当作没有教养、很随便、暴露狂、粗线条、怪人怪癖、自我中心、目中无人、自恋等等。但是这种人有一种很奇怪的能力，她的自我界限与自我意识和一般人不一样，例如 he 可以和陌生人睡同一张床，而照样自在，或者 he 当众小便脱衣等等，也不当一回事。有些女人在性事方面的自我界限就和常人不同。

还有什么原因使得人们能够向陌生人揭露隐私，但是却仍然保持匿名呢？还有一类原因是现代服务业的管理技术（这是今天我要讲的）和人际互动的技巧（这也是我今天要讲的）。所以，性工作者跟陌生人性交，她还可以保持匿名，不会出卖自我。互动技巧和管理技术这两者是非常普遍地存在现代生活中，也是维护性工作者自我的最重要机制。

总之，性工作者在性劳动里面之所以能够维护自我，并不是

性工作者个人反抗的结果，而是现代人际互动的规则或技巧，以及现代服务业通行的管理技术，但是这两者之外还有一些广泛的现代制度或现代性动力趋势，会影响所有现代人的自我呈现，我将之归纳成五种现代条件。

下面我先要讲的是，现代人（不限于性工作者和嫖客）在陌生人面前呈现「匿名自我」的五种现代条件，也就是现代人之所以普遍地能彼此文明地相处互动还仍能保持彼此陌生关系的五种社会脉络。谈这五种现代自我的条件不是直接谈性工作，但是大家可以因此对性工作者能维护自我的社会脉络有所了解。但是今天我只能很简略的讲，你们能够闻到一点味道就可以了。

第一种是现代人际互动的技巧或规则。现代人际互动技巧非常非常多，像前面提到的说话大小声，或者你东西不小心掉了会惊呼一声，或者几个人用身体围成一个小圈不让别人加入聊天，等等。当然有些技巧不是现代才有，但是却因为现代的社会发展变化而普遍，也就是需要纯熟运用这些技巧的场合增多了，而且这些技巧得到其他现代制度的支援。

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种互动技巧叫做「civil inattention」，这个词跟我一直强调的市民或「文明」（civil）很有关系。什么是「civil」或文明？就是陌生人有礼守序地在一起、和平地相处。大家都是公民、都是市民，在一个城市里，不同的陌生市民见面，怎么和平有序的相处？其中一种相处技巧就是「civil inattention」，文明的不注意（台湾有位学者翻译成「有礼貌的视而不见」也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都市里面跟陌生人遭遇的时候（对方迎面而来），你要以很微妙和很不明显的方式表现出你看到了这个人。你不是真的视而不见，但是你又完全不注意这个陌生人，以表示「我对你没有敌意，我不是要打你，我也不对你好奇」。这个互动技巧是表演性质的。你会假装没注意到他，但是绝不是不注意到他。如果你觉得平常大家走在街上，就只是走路，哪里有什么「表演」或文明的不注意呢？那请你思考一下，如果你走路时是一种目中无人的样子，大声唱歌

或横冲直撞，或者大热天穿着脏兮兮的大衣、棉袄（亦即，个人门面不符合「规矩常态」），那由于你的「表演」不是平常一般路人自我呈现的样子，这时你就会发现四周人的「表演」也不一样了，大家都会赶快闪开，不再是文明的不注意了。大家也许都还记得，以前洋人刚来中国的时候，走在街上有多少人盯着他们，这就表示「文明的不注意」在中国还不够普遍发展与深入。在西方，若你偷偷盯着陌生路人而被发现了，或陌生路人彼此不小心四目相接，那西方人往往会用微笑来表示没有敌意、化解尴尬（当一种人际互动规则，如「文明的不注意」的规则，被违反时，就会产生尴尬或其他负面的情感）。当然，西方人的这些现代规矩绝不是比较「先进」或「优秀」，这些「文明的」人际互动规则就是一种构成现代社会的力量，一种现代性，和其他构成现代社会的制度与动力无法区分；前现代的传统社会（非个人主义的社会）即使存在着这些互动规则或技巧，也很少有用得上的场合或机会。

除了「文明的不注意」，现代人还有很多很多的互动技巧。现代人互动的时候，我们的互动技巧或自我呈现包括了很多东西：我们的外表、衣着、性别、年龄、种族特征、身体相貌、姿势、谈吐方式、面部表情、举止等等。这些东西表示「个人门面」，也可以说是一种互动技巧或互动规则。个人门面的意义有时是约定俗成的，比如我穿西装，我就用之代表正式，我穿睡衣来这里演讲，你们就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因为穿睡衣是亲密自我的一个表现。还有，如果我要对你显示友善，我用什么样的技巧呢？我微笑。因为微笑代表友善，这是人际互动的规则。但是，有时有些个人门面也可以在互动时表达亲密或保持匿名。例如，你去别人家，此人换了件内衣出来见你，那是对你有性企图了。又例如，我穿内衣到家门外会感到羞耻，可是我在泳池却可以穿比内衣还要暴露的泳衣。这些都是社会习俗，使人们能够保持隐私自我。上述这些个人门面也可以归类为互动的技巧、自我呈现的方式。性工作者（人体模特儿或妓女）工作开始时会很

的突然脱衣露体，事毕就立刻穿衣，都属这类互动技巧的利用。

第二种维护自我的现代条件是监视。监视会破坏隐私，但是它在某个方面可以强制匿名，被监视的人就不能将亲密自我表现出来。监视所带来的强制匿名有时可能变成保障匿名，成为维护自我的制度。

有人对抗监视是「躲在亮处」，这就显示了现代人操作自我界限的动态跟弹性。什么是躲在亮处呢？就是说，你监视我，我可以反抗你，但是我不躲在隐密处或暗的地方，我躲在亮的地方，我故意作怪，我爱表现，我吸引更多的目光和凝视，从而我把被监视的不安转化为被观看的愉悦，我反而很乐，我不觉得丧失自我人格，这就是躲在亮处。青少年喜欢躲在亮处，有时候性工作者也喜欢躲在亮处。

性工作的场所大都是有监视的，整个劳动过程（即卖淫过程）也处于不同方式的监视中，这些都有助于性工作者保持匿名。

第三种为多重生活领域。这是非常重要的隐私建制。基本上是说，一个人活在很多不同的领域。你白天是学生，晚上干牛郎（鸭、男妓），白天有学生朋友，晚上有牛郎同事；你有不同的生活领域。由于现代生活的复杂，使得基本上这些领域不相交际，这样你就可以保护你的隐私，通常只有八卦耳语才能穿透你的不同生活领域。多重生活领域对社会自由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以前你妈妈做妓女，那是大家都会知道的事情，但是现在这种多重生活领域的社会中，你的同学朋友邻居等等未必就知道你妈在做妓女。其实现在你的同乡、同学到外地去，你也不知道她们是否去做妓女。

第四种就是现代组织的管理规训或管理技术。早期的现代规训机构都是强调匿名和「impersonal」。「Impersonal」就是和「私人关系」相反，是非私人关系，也就是公事公办的关系。很多现代组织，像服务业在管理和规训上除了强调「impersonal」的关系和匿名外，近年来还有「麦当劳化」（社会学家G.. Ritzer

提出的名词，其实何春蕤也同时提出过这个名词）〔G. Ritzer, 2000；何春蕤，1994〕。什么是麦当劳化？简单地说，就是把麦当劳所用的那些管理规训技术，普遍地实行在各行各业、甚至学校和所有生活领域，生老病死都开始「麦当劳化」。在「麦当劳化」里面，你根本就是一个小螺丝钉，不注重你这个人的「personality」（个别性、「人气」）。麦当劳的服务员没有「personality」，就是没有个性。麦当劳化的管理规训对象也包括顾客，服务员和顾客的互动也是经过设计以得到最好的效率。所以麦当劳化代表着「impersonality」和匿名的高度发展。

但是现代组织还出现了另外一种新的（或称为「后现代的」）管理技术，它却要求组织中的人要有「personality」。例如你有时去某些餐馆，它们和麦当劳相反，它们会要求员工与顾客有「personality」，服务上都要个别化，而不是把你当作那种匿名的、没有个性的、没有面貌、没人味的那种。这种后现代的新管理技术在教育、两性关系、生产、消费等领域里普遍应用。何春蕤讲的新的教育改革就是这样，以前的教育就是初级的麦当劳化，大量生产，现在呢？是个别生产，依照顾客需求去生产。这不同于早期现代的「impersonality」与匿名性。

当代的性工作的组织则往往混杂了上述两种管理规训技术。然而不论哪一种管理规训技术，其目的除了效率、利润这些组织目标外，维护组织成员的士气与自我也是目的之一。

第五种是身体和自我的反思筹划。这是英国学者A. Giddens（1991）提出来的。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你在资讯知识充塞、过多、铺天盖地的情况下，要根据你所筛选或选择的少量资讯知识，来把自己的身体和自我塑造成你所需要或想望的样子，而你的需要与想望也受到资讯知识的影响，而这些影响你的需要与欲望的资讯知识也是你选择的结果（「反思」就是「不断选择知识资讯来指引自己的行动与选择（包括选择知识资讯）」的意思）。在把身体和自我都当作一种可以利用知识资讯来筹划的东西的情况下，人对自己身体与自我的掌控能力加强了，但是却也

容易自觉会失控「上瘾」。例如你可能会从操控身心健康、外型与体重方面得到「自己与身体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感觉，但是也因此可能会觉得「自己会不会患了忧郁症？」或者「自己没法控制自己食欲」等等。

虽然性工作者的工作涉及身体与自我，但是未必因此特别对身体与自我有着比一般人更多的反思筹划，因为一般人也都和性工作者一样，进行着各类的身体与自我的反思筹划。

以上就是我们的自我所存在的五种现代条件或脉络。就是在这些社会条件之下，现代人才普遍地有充分能力在陌生人面前匿名，这些条件提供了区分匿名与亲密所需的制度环境。

一般来说，在愈「impersonal」的地方、愈非私人性的地方（如商业交换），当然也就愈容易匿名，但是却也因此对隐私有比较高的要求，维护自我的成本较高。相反的，在基本上没有匿名性的传统社区，比如乡村或者前现代，人对隐私的需求就不高，维护自我不是很大的问题——其实他几乎没有自我，为什么？因为他被各种各样的传统关系所束缚了。

我现在要开始讲性工作。我刚刚讲的是一个大的社会脉络，就是现代人，包括性工作者，怎么样在陌生人面前呈现、维护自我。我要说明的就是，性工作者在遭遇嫖客时的自我维护，和现代人在遭遇陌生人时的自我维护，使用的都是同样的互动技巧，而且也是在现代社会的那五种条件下才普遍成为可能的。

性工作者能在嫖客前面维护自我，因此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微观的权力面，就是人际之间的互动层面，另一个是结构的制度面，包括市场交易的非私人关系，公私领域的区分，城市生活、现代自我等等；其中有一种看似微观行动，但其实有更广泛的结构制度在背后，就是现代自我的「心理话语和行动者的身心操作」。这个讲起来很复杂，得要从「现代自我」的特色先说起。我在前面讲了很多次「现代自我」，但是没有太多解释，现在刚好讲一讲。

现代自我首先不再是人身依附关系，它不再依附和隶属别

人，也逐渐脱离血缘和土地的束缚。这是因为工业革命、普遍就业、城市流动等趋势所造成的。现代自我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以及现代之前即已进行的文明化过程）也重新划出身体的界限和距离，这是个有别于传统的人际关系，这是一种市民的、文明的人际关系。「文明」并不表示就一定好，这里不做价值判断的。总之，现代的自我被假设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是平等的、匿名的，不同身体之间应该有空间距离的。你在城市里跟市民相遇时都是这样假设的：别人不会对你卑躬屈膝，而且你就是个匿名的陌生人，别人不会围着你好奇的看，别人不应该跟你拉扯不清，别人身体一般不会紧贴着你，等等。总之，每个人的自我核心是私密的，只属于自己的，不容他人逾越侵入的。身体是自我的外在疆界，所以身体的距离保障了自我的疆界。这些在我前面讲现代自我的互动技巧和自我呈现时，已经预设了这样的现代自我的特色。

现代自我的这些特色，我们可以从现代人的礼貌看出来。我们现代人的礼貌和公德，也就是「五讲四美」的「讲文明」中的「文明」（civility）。现代人的礼貌或文明很注重身体接触，特别是身体排泄后的接触。现代身体的排泄（像吐痰、放屁、鼻涕、口水这些东西）被当成一种身体疆界的侵犯，而成为被排斥和禁止接触的东西。以前的人并不在意别人吐痰或别人的口水沾到我的食物，现代自我意识高涨后才成为一种让人觉得恶心的「污染」，而且也是后来才变成卫生清洁的问题。有部中国电影（我忘了什么名字）里面有个乡下人跑到邻居家中，没有敲门，他就啪的跑进去了，这是没有隐私自我的。他进去以后，在人家的「客厅」（其实在乡下房里很难说什么叫客厅），他就噗地吐一口痰在地上。这个当然不是我们所谓现代的文明礼仪。但是你们可以看出来，人的排泄以前被看作是自然的功能，是不需要隐藏的。它现在被隐藏在公共领域的背后，躲到私人领域里，是你私人自我、亲密自我的东西，不再是公共领域的东西。这是现代自我的一个特色。

现代自我还有一个特色（这就是我要讲的主题了），就是心理深度。就是除了隐私之外，你还有一个幽微的心理。我们现代人的心理是被建构出来的。这个当然讲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复杂。Elias（1939〔1994〕）的《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这本书告诉你说，以前的人有很多事情是很直接的反应，我们现代人叫做情绪化，或者是没有多想、没有理性的计算，因为传统生活中存在着很多难以理性计算和控制的不确定因素。但是，现代生活却需要可以预期和理性的计算；这个转变当然有个历史的过程，这个理性化过程伴随着另一个历史变化，也就是影响现代人情绪表现的「文明化过程」，所谓「文明化过程」在西方就是市民阶级在宫廷社会里学到的礼貌，然后再慢慢普遍到整个社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开始要学会察言观色，知道别人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心理领域就出现了，然后又通过心理学的建构，使这个「心理」更发达，有个傅柯的同道（Nikolas Rose〔1998〕）专门讲这个东西。这构成现代自我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我们开始有个内在的心理出现了，不仅是外在的表面而已。还有个傅柯的同道说，「心理深度」的一个起源是在宫廷社会里的斗争；皇帝讲一句话，大臣一个个脸上都没表情的，心里面勾心斗角。心理被建构成一个复杂幽微、有深度、能够反思的心理。我们现代人因为有这样的心理，所以那些不认识我们的陌生人，没办法洞悉我们，这就帮助我们在陌生人面前或公共生活中保持匿名了（如果在城市里面，你就有更多的匿名所需要的资源、愉悦、欲望、认同、网路等这些物质的基础）。

这个心理深度有什么特色呢？它复杂幽微到一个地步，对你自己都不是自明的（因为你不清楚你的潜意识）。它事实上存在着无知、断裂、遗忘、空白、象征和伪造。你需要不断地反思，而且自己要努力去构造一个前后一致的故事，才能够维护自我。就连对你自己来说，心理都太深奥了，你有时搞不清楚你自己的自我是怎么回事。因此，这种现代心理就很容易成为自我逃避外

在侵害的庇护所，比如你可以把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压抑到潜意识去，或者用一些心理建设来对抗外界。当然，缺点是你这样的现代心理构造也很容易威胁到自我，而陷入自我怀疑和认同的危机，有时会引发心理疾病。

这个现代心理的深奥和话语，可以使一个人在结婚很多年以后忽然说，我的爱人跟我的真实自我不曾有过交流；这种心理话语厉害到这种程度！那你想想，你又怎能触及一个只和你有一夜之欢的陌生人的自我呢？若跟你活了好多年的配偶都无法触及你的自我，一个陌生嫖客又如何近用你的自我呢？所以，这个心理的话语，事实上是有帮助性工作维护她的匿名自我的。

理论上，所有的心理话语都可以帮助你维护自我，不管是流行的大众心理学、心理治疗、神秘主义宗教、星座等等。但是，我们今天只讲一种，就是身心分离的话语。性工作常常会讲，她说在做爱过程中我自己没有感觉，意思就是自我和身体分离了，也许身体有反应，但是自我没感觉。或者，性工作者会说，我把性工作的过程当作被鬼压。这都是身心分离的意思。所以，所有的身心二元论都可以被性工作者挪用，来维持「匿名自我」。她的基调是，我和顾客在一起时，根本不是自己（亦即，自我是匿名的），只有身体和顾客在一起；只有心才是真实的我、亲密的自我。

另外还有一种相关的说法：一个性工作者说「我不做妓女还是有别人会做」。这种说法是把自我当作一个可任意被替换的对象或商品，这看似自我贬低或自我物化的说法，其实是维持自己的匿名自我——对象或商品没有个性、没有姓名。

以上我讲的维持匿名方式都属于身心操作的原理，例如作为一个性工作者，我为什么觉得我和嫖客性交时，是匿名的自我呢？这和我使用某种心理话语来对身心状态、周围或对象等进行诠释有关，像我没和嫖客接吻，因此嫖客没得到我的心；我没在家里和嫖客性交，因此那个性交只是工作或公事；我出门时化了浓妆，因此嫖客只是和虚假外表的我性交；我穿了上班用的性感

内衣，我开着灯性交等等，千奇百怪，什么都可能；因为心理诠释涉及的联想本来就没有公共的规则可循。你或许会觉得这种心理话语是性工作者的怪癖或妄想，但是其实性工作者的心理话语或身心操作的重点在于：她跟自己真正的爱人做爱，是不同于她跟嫖客的做爱，只要这两者有区分，她就可以维护她的自我了。性工作者会把那个区分诠释成一个关键。比如说有一个例子就是性工作者自己的床和床单，她是绝对不会跟嫖客在自己的床上做的。也有人是开灯跟关灯的差别，就是跟嫖客是开灯，跟爱人是关灯。还有哪些可以做区分？太多了，因人而异的，因为每个人的心理都不一样。像黄片的演员，有些动作她不演，绝对不演，打死都不演，给多少钱都不演。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动作就是她的亲密自我的寄托之所在。但是，这类的身心操作，是她个人的心理话语，不是公共的话语。因为不同的性工作者会有自己不同的一套诠释。

你或许会想性工作者怎么会有这么多名堂呢？不是性工作者怪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只是习以为常了。例如我们一般把身体暴露当作区分匿名自我的疆界，但是到了公共浴室或妇产科或裸体抗议时则改变自我的疆界，性工作者则是上工时改变自我的疆界。而我们使用心理话语进行身心操作的能力，是在这一、两百年中我们的心理领域被开发后，才充分发达具备的。

所以性工作者有很多方式来区分亲密自我（和真正爱人性交）和匿名自我（和嫖客性交），像利用身心分离的说法，或者其他身心操作与心理话语。我再举一些不同的例子，像上工以前，她有一些仪式行为，以便在身心上准备好，亦即准备匿名，例如她穿特定的衣服、弄特定的发型、还有人会先喝茶、还有人会使用放心药（华人叫「吸毒」）。很多女性主义者跟性工作研究者去研究性工作的时候，发现性工作者有很多这类「怪癖」。他们就会说：「啊，你看，性工作真是个悲惨的行业呀！性工作者工作以后，你看都变成神经病了。」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固着心理，是精神疾病的症候，是强迫性的行为。其实这种理解并

不正确；性工作者的这些「怪癖」，也就是我所谓的身心操作，其实是维护自我的一个行为，也就是进行文明的互动所需的行爲。例如为什么性工作者会使用放心药呢？因为药物可以帮助她达到身心分离的状态。

讲到这里，我的书算是讲到一半了，我讲完了性工作者维护自我的结构制度面，下面要讲性工作者维护自我的微观权力面，这是比较具体、因而比较引人入胜的部份，可是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好在这部份不难懂，你们自己可以看书。我在这里就简单提示几个论点。

微观权力面就是人际互动的技巧和管理技术。我时间不够，没法有系统的介绍，就挑着一些能用简单例子介绍的论点来说好了。

在互动技巧方面，性工作者可以在过程中讲一些不相干的话、或者很公式化、或者不专心等等；这个东西就叫做互动的疏离。疏离的一种形式是分心——人在，心不在。就是身体跟嫖客在一起，一起性交，但是妓女却保持匿名，因为妓女用对待陌生人的疏离方式和嫖客互动。

像分心这种互动的疏离，是我们在互动时不够投入，但是过分的投入，也反而会造成疏离。妓女太过热情风骚，叫床叫得震天价响，那也会造成疏离。嫖客会觉得这个妓女是装的，或者有其他问题。另一方面，嫖客要是太投入或者分心，也会造成妓女的疑惧，而这会连锁地引发嫖客的疏离，于是双方都疏离了。

易言之，妓女不是一定要用分心或不投入的形式来匿名。有时她的照表操课、例行化的专业工作，反而造成匿名效果。因为这显示性交是性工作者的职业，性工作者对例行活动（性交）没有道德的顾虑或抉择的问题。这个时候，妓女对工作的投入反而使她有一种匿名性。好女人或处女跟男朋友性交的第一次，要是表现很纯熟投入的样子，是不行的，是会被误解的。还有，很多性活动是好女人不做的，觉得害臊。但是妓女通常没有顾虑，很职业性，但这种不害羞的互动方式反而使她匿名，嫖客会觉得这

种不害臊的互动方式不像他的亲密女友或老婆，这意味着嫖客不是和妓女的亲密自我在性交。

所以，两种刚好相反的互动技巧，投入或不投入，妓女都可以运用，随她用。妓女要匿名非常容易，很有弹性和韧性。但是，嫖客反而不是这样子，他没妓女这么纯熟，这我就不细讲了。

互动技巧中有一种和凝视有关，因为凝视有时候会侵害到你的自我的隐私。不过性工作者有一套办法去应付凝视。其实不是性工作者特别厉害，我们一般人都会自然而然的运用同样技巧。例如，女生去给男医生看诊检查赤裸乳房时，两人很靠近。这时候女病人的眼睛就会往上往旁看，眼光刚好落在中距离的地方，但是不会跟医生四目相接地对看。这就是人际互动的技巧。这种技巧使我们在医疗的凝视下，保持匿名自我。嫖客趴在性工作者身上时，性工作者也可以用这个互动技巧来保持匿名。

性工作者还会运用很多人际互动技巧，这些技巧不是只有性工作者才使用，而是我们每个现代人每天都在使用的，用来区别亲疏，用来和其他人互动时维护自我的。

例如，性工作者会用「观众隔离」这种互动技巧来维护自我，譬如不在自己家乡从娼。同样的，女生去妇产科时，通常不会去给熟人朋友医生看内诊。或者，你只跟亲密的人在独处时撒娇。这些都是运用「观众隔离」的技巧。

还有，贬低嫖客（背后说嫖客坏话，给嫖客取绰号）也是一种妓女维护自我的方式，表示和嫖客没有亲密关系。这个贬低顾客的技巧则是服务业普遍运用的技巧。

有些互动技巧被性工作的组织纳入了管理规则，把互动技巧制度化了。还有一些管理技术是为了工作的效率和规训，但是也会维护顾客与员工的自我。我这本书就是要显示，性工作者没有出卖自我，也不太可能出卖自我（即，亲密自我被占有、隐私被侵害），因为性工作组织的管理技术，还有性工作者使用的互动技巧，都能维持她的匿名自我、保障她的隐私。

下面我就开始谈现代组织的管理技术如何维护顾客与服务工作者的匿名自我了。在众多技术里面，有一种最重要的叫例行化，或者循常化（遵循惯常的程式）。什么叫例行化？最简单地来讲，就是有一定程式和安排计画的劳动过程或流程，有固定的常规、千篇一律。

对性工作者而言，性工作一定是表演性质的，因为她每天都要维持同样的例行。所以，它一定会涉及一种自我监视，这样才能符合例行。所以，性工作过程不是随心所欲或随性所至，这种有自觉的表演性质使得妓女会和工作内容（性交）有种疏离关系，而造成匿名的状态。

任何服务工作的例行化都得要控制空间和时间，性工作也不例外。从性工作的计时收费来讲，其实重要的不在于性工作的总时间，什么30分钟收费多少钱，而是这30分钟的过程中的每个动作、程式、阶段都有无形的时间控制和分配，这才能保持例行化。什么是例行化？就是不论生张熟魏、刮风下雨，一直都一样。若要一直都能一样，妓女就不只是控制总时间，而要控制每一个计画好的动作程式的时间：同样的动作就要有相同时间的持续。

例如，我们先洗澡再做爱，那洗澡就只能花固定的时间，你不能一洗就洗20分钟。那你剩下的时间怎么办？固定时间的分配也因而限制了例行化的动作，不能有多余的、不在算计之内的动作（你若要聊天或写家书，妓女就会说「老板，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啦」），因为非例行化的动作没有被分配到时间。

这种计时规定（管理技术的一部份），除了表明双方的互动其实是一种交易外，还由于时间的压力而使性工作者强烈认识到劳动过程的强制性，她没有处于「后台」的感觉，她的工作就有一种节奏感，一段接一段。所有这些都会造成一种匿名效果，因为只有在工作中的、公共的匿名自我才可能产生节奏感、工作程序的掌控、时间压力、前台的表演感觉等。性工作者甚至在等生意上门的时候，都不是关灯熄火的状态，她都处于一种在准备工

作的时间感里面。一般管理技术纯熟的服务业，也不会让服务员在没生意时放松休闲（好像处在后台），而是始终都在前台的表演状态中，外表举止都是「有样子」、不随便的。

总之，例行化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管理技术，除了可以维护自我以外，还可以使服务工作标准化。不过我们要注意例行化不应当是单方面一成不变的照单行事，公式化的、硬梆梆的，因为这反而造成尴尬与做作的气氛；真正理性的例行化是一种给人安全稳定、自在的感觉，复制着自然而然、天下太平的社会现实；一言以蔽之，真正理性的例行化是一种文明的互动。所以理性的例行化是很圆滑平顺的，有某种轮流或一来一往。易言之，服务工作的例行化，不但需要服务员老练的例行公事，也需要顾客的主动配合。没有顾客对服务程序的认可，有时候就会产生双方自我认同的危机和风险。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我是妓女或侍者，我把你这个顾客当作陌生人，若顾客不知道怎么去配合，见了我就像见了亲人或熟人一样，很亲切关心的问我：「为什么从事这一行啊？」或者对我的服务很害羞或手足无措，但是我此时若对你采取疏远的匿名状态，那就很容易使你产生被羞辱、受伤、愤怒的感觉。而我呢？我就会产生尴尬、厌恶、逃避的反应，心里想：「哎哟，哪来的神经病！又不认识你，干嘛跟我装熟（把我当情人、问我为何入行等等）」。于是乎，专业的服务人员碰上不专业的顾客，就会使服务人员露出不专业的一面。

有些乡下人第一次到服务良好的高级餐厅去，或者有人第一次嫖妓，显出生疏羞涩、怯怯生生的样子。但是其实问题不是他的生涩害羞，而是他面对亲密（侍者的亲切服务、妓女的裸裎相对），却不知道如何匿名。这个生涩的顾客不知道脱光了衣服还如何能够维持匿名自我。所以，他对侍者的服务或妓女的裸体会产生羞涩情感、放不开，有时却又因为不知如何匿名来作文明互动，因而端着架子、耍大爷，这都是因为他用私人领域的亲密自我态度来面对陌生的服务者。这个时候，真正专业老练的服务者就会掩饰羞涩顾客的错误和紧张，假装一切如常，不占顾客便

宜，而是让顾客信任，来保持例行化的自然气氛。换句话说，虽然是例行，但不一定都一样，有时有所偏差。程序偏差的时候，专业服务者就要掩饰，使双方还能够继续维持匿名。这就是一种非常civil（文明）的行为。Civil就是陌生人保持例行化的匿名互动，文明以对，使得互动平和有序。

又例如，如果顾客不能用人格平等的互动方式，比如说很粗野、凶暴、不礼貌，或是他没办法维持正常的互动，比如喝醉酒了，或者是他意图侵扰服务者的隐私自我，比如缠着服务生要私人电话号码。这时候都会给服务者很大压力。这时就没有办法进行例行化互动或文明的互动。因此，即使妓女维护自我的技巧很好，碰到嫖客的暴力威胁，如果没有上轨道的管理（如保全与完善监视），没有良好保障的交易制度（例如司法对性交易秩序的维护），那妓女可能还是没办法维护自我的。就好像你走在街上，一个陌生人突然打你杀你，而员警没有保护你，那你多半会受伤害的。

同样的，妓女的自我可能会被路人或亲友的歧视所伤害，换句话说，对于妓女的自我尊严之威胁与伤害，通常不是来自工作现场与嫖客的互动，而是社会文化的歧视观念与歧视行为。性工作本身不会让妓女失去尊严，但社会文化对性工作的歧视，会让妓女没有尊严。这就好像：皮肤色黑、与同性性交、爱滋带原、四肢残障……这些状态或行为都不是出卖自我，但是却可能因为社会文化的歧视而使自我丧失尊严与受到伤害。

前面讲的是顾客在平顺圆滑的例行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我提到了有些顾客不知如何举止，有些则会问妓女私事，如为什么从娼等等。还有另外一些现象也和这个有关。比如有些嫖客会说，妓女特爱说谎、很不老实；例如问她为什么从娼，她总是编出一套故事来。可是大家想想，如果有一天，你走在街上，突然对面来了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他忽然说：「先生／小姐，你贵姓大名啊？请问你几岁啊？」你会怎么样？当然你会说，你问我干什么？可是如果你不这样讲，你也许会瞎扯。你想想看，妓女跟顾

客彼此是陌生人，结果，顾客就开始问妓女私事。妓女这个时候说说谎，就表示她天生是坏坯子、道德有问题吗？不是。她就跟任何现代人一样，保护自己的隐私嘛！你想想，在性工作中，妓女要排除双方的私人关系，她要维持匿名，可是你问她私事，她就不容易维持她的匿名自我。所以，训练有素的妓女对这种问题的回答都是例行性的。很多人问妓女，你为什么入这行？妓女都是千篇一律的回答某个故事，于是人们就觉得妓女道德感低落；其实不是这样的。

妓女在说明她为什么从娼的时候，她通常会告诉你一个悲惨故事。这个不是说谎来博取同情。这个叫做「负面的理想化」。什么意思呢？通常我们说一件事的时候，会把这件事理想化，也就是去符合社会的理想期望。例如，有人问你为何要读书，你大概会说为了上进、贡献社会、找到好工作等等。可是如果你是罪犯，有人问你为何要犯罪，你就得说是一时迷失、环境所迫等等，这也是符合社会的理想，只是这是一种负面的理想，因为罪犯是负面的。因此，妓女之所以讲悲惨故事，乃是为了去符合社会对妓女的理解和期望来呈现自己，符合社会理想中的妓女形象。妓女既然是地位低下的，社会对妓女的理想期待就是负面的，妓女的人生故事就不能是光明健康、充满希望快乐的。因此最常见的负面的理想化就是装穷、装可怜。但是，这种说谎绝不是危害社会秩序，反而是符合了社会化的要求，维持社会文明互动之所需。试想，当你问妓女为何入行时，如果她说是为了学雷锋或者因为理性计算，你一定觉得没法再跟她讲下去了（你无话可说、或者觉得她没诚意和你交谈、或者你被激怒而开始和她辩论），其实她说的可能是她内心真的想法，但是却不符合妓女的负面理想形象，因此你就无法和她继续文明的互动下去了。所以，妓女讲悲惨故事是为了「讲文明」，就好像现代人说「谢谢」、「对不起」这类是一样的意思。

为什么顾客要问性工作者私事呢？现在你们都知道了，他可能是没办法圆滑地应对，不知道如何与妓女互动。所以，他借由

关心妓女私事来避免这种「亲密的陌生人」的关系之尴尬。早期服务业刚出现的时候，顾客也是因为不安全感，他会跟服务者攀关系、拉交情。这个现象现在还存在你们左右。我的一个上了年纪的亲戚就是这样子，他搭计程车，他总是喜欢找熟人（他买什么东西都喜欢找熟人），他一定要坐在司机旁边跟司机讲话（一般台湾人和大陆人不同，台湾人坐计程车都坐后座，很少坐司机旁边，因为车内空间狭窄，顾客想要有更多的身体距离）。简单的说，我这个年纪大、心态接近前现代的亲戚，没有办法跟一个陌生人进行匿名的文明互动，他没法维持跟服务员之间的非私人关系，他不习惯，他不习惯和陌生人互动。不过，另外还有很多人平常倒也习惯和陌生人互动，可是他们搭计程车的时候，也是不免要和司机聊几句，你们明白为什么吗？你们会不会用我讲的理论来解释？这个当作练习题，给你们思考一下，我不解释了。

另外可以顺便一提的是讲价的现象。比较现代的市场交易都是非私人关系，我付了标牌上的价钱，然后我就走了，不讲价，买卖双方少有私人关系。现在西方人已经不习惯讲价，但是过去的交易都要讲价。那过去的人为什么要讲价？讲价其实就是双方发生私人关系的过程。过去的人活在一个私人关系主导的传统社会里，不是活在陌生人社会里，所以碰到陌生人时，就要把他变成好像「熟人」一样，要产生私人关系。这就是我那个年纪大的亲戚的习惯。不过，现在也有一些老板希望和顾客扯点关系，那是因为希望能以私人关系来拉住顾客（有的顾客就会对此起反感）。另一方面，现在也有些顾客希望和老板建立私人关系，有时是避免被骗、有时是希望买到便宜，有时是希望保障品质。因为顾客觉得：我跟老板熟了，老板就不骗我、不多收我的钱、不给我坏东西。这些现象的存在有部份是因为市场交易秩序的缺乏保障（例如买贵或买坏会保证退钱）。所以对交易的制度性保障（前提是合法化），会更有效的使交易双方能保持匿名，而无须发展私人关系来增加交易的信任。

总之，嫖客因为不信任妓女，没有安全感，故反而想和妓女

发生私人关系，或者无法圆滑进行例行化，从而威胁到妓女的隐私与自我。然而，增加顾客对交易的信任感，乃是来自对交易的制度化保障，也就是有法律或规定来保障从业员与顾客的权益和人格（如组织工会、防治性骚扰与性侵害、工作安全、消费权益等等）。这里所说的原则适用于所有交易或服务行业，而不限于性交易。

谈到顾客或嫖客，我们要知道：符合服务业的长远利益、真正完善的管理技术，是能产生信任安全感的例行化，是一来一往的、圆滑的文明互动，而这也必须有顾客的主动配合。当然，若要顾客主动配合的例行化，那就要对顾客进行规训，以便让他主动参与例行化过程。

如何使顾客主动参与和配合呢？最必要和简单的方式就是要先对顾客解释服务过程。像妇产科医生若要使内诊的医疗过程顺利，就会去解释内诊的过程是什么、为什么需要阴道扩大器并且那样做等等。同样的，为求顺利的例行化，许多性质复杂的性工作也是要先告诉嫖客工作内容与收费标准。

若要使性服务更趋向人格平等的现代化，除了在服务现场对顾客进行教育外，社会文化还要鼓吹性工作伦理和性消费伦理，性消费伦理包括嫖妓时要注意到哪些事情，简单的像什么喝酒不嫖妓、有礼貌与尊重服务员之类。整个社会要进行公开的嫖客教育（嫖客教育应该是性教育的一部份），让嫖客避免骚扰性工作者的隐私，这样才能促进性工作的文明互动和例行化。

长远来讲，不但整体社会文化要有对顾客的调教（包括上面提到的性消费伦理、平等人格的服务伦理），还必须要有一些新的常识话语和相应的知识／权力，包括对顾客心理的科学研究和造就，塑造和修正顾客的消费习惯。你们大陆会将此归诸为「提升人的素质」问题，我则认为这是新的管理技术与营销策略如何有效扩散和深入渗透的问题。现在在一般的服务业与商业交易早就进行着对顾客的调教与塑造了。

在全球许多城市，新的消费社会与服务社会已经形成了。一

般人已经习惯了现代服务的方式、甚至后现代的服务工作方式与消费习惯。所以，性工作也要积极地采纳和同化这些现代服务业的组织方式和技术，推广符合工作者权益的性服务；让顾客习惯与渴望现代化的性服务；创造和争取新的顾客群或新客源。这是我们过去忽视的；就是，人口群中只有某部份人经常嫖妓，另外一些人其实可能可以成为很好的顾客，却没有来嫖妓（或尝试一次后就退出）。是不是有人口群习惯也乐于运用现代消费伦理和方式来接受服务与休闲娱乐？新的性消费习惯是否为性工作与性产业迈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同时，新的性消费群也可能会连带地吸引新的人口群加入性服务这个行业，新形态的性消费者与新形态的性工作者互相影响，甚至彼此重迭互换身分（正如何春蕤在研究麦当劳化时观察到，新管理技术会同时改造服务员工与顾客，双方身分因而会彼此流动）。

总之，我要讲的是，性产业的长远利益是要调教性消费者，使他至少习惯性工作者的匿名自我和匿名式性爱。而且，更精致的性服务可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开发出能动、弹性、坚韧、动态地操纵匿名自我和亲密自我界限的性主体（服务者与顾客）。事实上，很多老练的性工作者都早就可以用亲密自我的方式和顾客互动，而无自我异化的危机。对老练的性工作者而言，维护自我不是难事，其他更积极的目的（如成就感、赚更多钱、效率、永续经营）才是她互动行为的重心。

当代的性工作也因为其他新形态的服务业的兴起（新形态的服务业就是促进服务者、顾客的主动和能动，还有情感劳动），而面临转型的契机，但是法律的查禁扫黄，却妨碍着性工作的充分现代化。

不过同时很吊诡的是，原来性工作是很简单的劳动形式、简单的劳动契约，现在却因为被查禁、被扫黄，于是衍生出更多更新的变异形态。以前嫖妓就是叫逛窑子，人走到妓院就行。但是现在不是这么简单了，现在涉及电脑、移动电话、汇款，还有种种秘密方式、仪式、监视……很复杂的。为了躲避警方的逮捕，

甚至还开发出不是像包二奶但又是比较长期（一个周末）的关系。更多的性工作变异形态，也就是欲望跟服务形式的变异。性工作（者）在变化。她本来在这儿，但你不准她在这儿，她怎么办？向外面渗透。本来在妓女户，你抓她，她跑到理发店、咖啡店、书店、虚拟世界，到处跑。这使得隐私与公共场所的区分界限、私人关系与匿名关系的区分界限、亲密关系与交易关系的区分界限……不断被逾越，因而直接改变了社会现实。在这个道理上讲，我虽然反对扫黄，但我对扫黄持乐观的看法。因为，它越扫，这个东西就越会变。它越变，一些新的东西越能够跑出来，越有意思。〔听众暴笑〕

对不起，时间不够，只能大约讲到这儿，谢谢各位！

※ 问答

同学：首先感谢甯教授来中大给我们讲演，第一个问题是，你说嫖妓过程是一种文明互动，我想知道你怎么样来界定文明？第二个问题是……

甯应斌：在你提出第二个问题之前，我想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在现代社会中，陌生市民平和有序的互动，就是所谓的文明互动。「文明」有时可以称之为有礼貌，但不完全是有礼貌。让我举几个例子给你，你就知道什么叫「文明的互动」。

。一个例子是一群人进电梯，大家都把眼睛往上看、往下看，很少有人高声喧哗，也很少有人盯着别人看，这就是文明。这种互动方式是有道理的，跟我讲的现代自我的特色有关系，因为电梯的狭小使得每个人的身体疆界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威胁到彼此的自我了。此时的大声说话乃至于盯着别人就表示你可能会侵犯别人的自我疆界，也就是通俗观念的「不尊重别人」。

还有一个不文明互动的例子，比如说，我坐在大公园的一把

椅子上，这张椅子只能坐两个人，我又把东西放旁边，这就表示「别人不要再来坐我旁边了」。这么大的一个公园，如果现在有一个陌生人放弃其他椅子不坐，偏要坐我旁边，这就不是文明的互动。

现代人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际互动技巧，而且现代人可以运用这些技巧来故意做出不文明的互动来冒犯骚扰别人。文明互动技巧的原理也被现代服务业所吸纳，而转化为管理技术或规定，比如说，服务生端汤给客人时，手指不能伸进汤里去（因为这是侵犯了对方的自我疆界——有人以为这是不卫生，但是餐馆食物不可能不经过人手。为了推广文明，「卫生」变成一个很有力的说服工具。其实如果你没有病，在路上吐口痰，有什么不卫生的呢？）。

换句话说，基本的人际关系技巧，有一部份已转化为现代服务业组织的管理规训技术，这两者互相渗透、普遍运行在我们现代生活中。很多服务业的工作互动经过分析后，会发现其实是一种文明互动。性工作也是如此。我的意思不是说嫖妓是有礼貌的。而是说，性工作具有文明互动的特色；这里面包括了印象管理或印象整饰，以及如何运用技巧来进行文明（或有时不文明）的互动。

以前我们以为妓女和嫖客的互动不是一般日常生活的人际互动，也不是一般服务业的工作互动，因为我们把妓女和嫖客视为异己，其心必异，其工作的规定一定是黑帮规矩，一定是偏差的和异常的。但是今天我要讲的却是，性工作和常态的人际互动与服务工作并没有什么差异，它们都使用相同的、稀松平常的人际互动技巧与管理技术。

同学：我想请教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你看来，在日常生活中，人类的性爱与动物的性爱有什么不同；在性交易过程中，人的性爱与动物的性爱又有何不同？

甯应斌：人类的性爱与动物的性爱肯定不同。动物的性爱有发春

期，是本能驱使的。从文化或文明的角度来看，动物的性爱相对简单，人类的性爱就复杂多了，人类有性文化，动物没有。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使得人类性爱比动物性爱要复杂的多。

至于性交易中的人类性爱，我觉得比婚姻中的性爱要复杂，这就像你利用清洁公司来打扫家里，比你自已打扫家里所涉及的层面和关系，要复杂的多，是一样的道理。这种复杂性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具体展现：陌生人到你家里来打扫，会触及公私分野、家务劳动商品化、市场交易等层面，是人类文明发展到某种程度才会产生的问题。所以我说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不但使得人类的性行为比动物要复杂的多，也使得性交易的性爱比婚姻中的性爱要复杂的多。

同学：卖淫是与生殖无关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的卖淫与传统的卖淫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还有，传统的卖淫与婚姻、家庭、情感也是无关的，那么性的现代化与传统的分野究竟在哪里？

甯应斌：现代的卖淫与传统的卖淫不是毫无共通点。但是传统社会，重视群体而非个体，人格是不平等的，人身也可以贩卖，这与现代个人主义社会很不相同。传统社会的娼妓是一种角色，其活动是公开与制度化的，是婚姻制度的一种补充，她和「（元配）夫人」一样都有其社会功能，不过这个功能现在已经转变。

张世君：在大陆解放后，共产党做了两件事情，一是禁绝鸦片，另外一个就是扫荡妓女，但是暗娼照样存在，以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陆才消灭了娼妓制度。我当时在重庆市，当时重庆市暗娼多如牛毛，但是由于我们消灭了娼妓制度，因此医科大学学生不学怎样诊治性病，医生遇到有性病的暗娼，不知该如何治，因此这些暗娼的性病越来越严重，她坐在哪里，哪里就流水，医生手忙脚乱，把她们归到皮肤科来治疗。

于是，重庆的医界打了一个报告给中央，叫「八旗文件」。这些档案呼吁国家要重视性病的防治；虽然消灭了娼妓制度，医科大学不开此门课，但得了性病怎么办？从这个意义上看，个别西方国家设定红灯区，虽然是少部份，但有其科学性，它可以定期挂牌，月经来了可以休假，定期给她们检查身体，可以扼制性泛滥，使他们的性病减轻，所以这种把性工作者进行科学化现代化的管理，我是很赞成的。我们应试着改一下，虽然我们不提倡去做，但我们可以适当改一下，我们要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我们不要一味地加以反对。

同学：你在演讲开头时提到被强奸的人的丧失自我人格现象，其实是和卖淫的人丧失自我人格现象是一样的，可能只是程度不同，因为被强奸的人是被强制的。不过被强制卖淫的人也许就和被强奸的人更相似了，而充分自愿的卖淫者也许就和匿名性爱者相似。我想问的是，有没有可能一个被强奸者（就像一般专业卖淫者一样）能够以你所谓的人际互动的技巧而免于丧失自我人格呢？

甯应斌：我讲的人际互动技巧，不是一件神秘的东西，是现代人从小就自然学会的反应。所以我讲的不是什么防身术、秘诀之类的东西。

被强奸的人是被强制的，强制也是一种人际互动技巧，例如我强制你，一般就是为了让你丧失自主自由，从而丧失自我人格。还有，如果我强制你，而你反抗我的强制，那么这也是你的一种保存自我人格的互动技巧。

假如你的同学此刻很冲动与激动，好像无法控制自我时，那么此时你用强制方式来压住你的同学，这反而就是不让你的同学丧失自我人格。所以同一个互动技巧（如强制）有时可以产生相反的作用。

那么，被强奸的人，可不可能在强制之下，不丧失自我人格呢？假设这个被强奸者没法一直反抗，而被强奸得逞，那么

她是否有什么互动方式能维持自我人格呢？可能有，但是会因人而异。例如，可能这个被强奸者是得道高僧，所以她可以用身心分离的一些技巧；还可能有些人能以自我诠释（例如「他（强奸者）是爱我的」、「这个强奸者很可笑」等等）来维护自我。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被强奸就意味着自我人格的丧失。（但是正如何春蕤强调的，我们要倾听少数被强奸者的声音，特别是那些被强奸却没有受到很大的自我的伤害的人的声音，不要因为她们没有扮演受害者角色而责怪她们，反而要从她们那里学习维护自我的方法，可参看《性侵害性骚扰之性解放》一书）。

最后，我要说的是：除了强制外，强奸和卖淫还有一点不同，卖淫者都是专业或职业的，但是这世界上却没有专业或职业的被强奸者。我们当然可以想像在战乱时有女人被不断强奸，这比较接近职业的被强奸者，这种人就会和 Giddens 讲的纳粹集中营里完全没有例行化、没有安全感的生活的囚犯情况相似，人在此时若要维护自我，就一定会出现身心解离的现象，大陆人叫做「傻了」，台湾人说「精神不正常」的现象，其实这是一种与外在世界隔离、心灵自我保护的机制。

同学：我注意到你用了傅柯理论中的一些概念，而且你还提到对性工作者进行管理的问题。你能不能给我们具体地讲一讲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谢谢。

甯应斌：对性工作者进行管理或管制的历史脉络，我的看法和傅柯相当地接近。我们现在一个重要的主流话语是「公共卫生」，事实上现代国家的公共卫生透过对于人口（品质与数量）的控制（傅柯称为「生命政治」），可以深入到过去社会没法管制到的、非常细致的身体部份，例如王学海老师在讲到保险套的时候，你们可以注意到，透过对于疾病的关心，国家权力就到达了一些更私密的身体领域，这是傅柯的主题，傅柯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他是比较负面地来看待这种权力

现象的。

好，我怎么样看待对性工作者的管理或管制，这在性工作学派里叫 **restrictionism**（局限派），表面说是管制，其内涵就是要把性工作局限住，不让它扩散。局限派会强迫性工作者去看医生，只让她们待在特定的红灯区里。我在我的书里面有碰到这些问题，例如我指出为什么不应该有指定的医生（以前台北公娼就是按时向指定的医生报到）。

同学：你把性工作者和一般的服务行业连系在一起，希望通过一个理论的诠释使之纳入一个现代服务行业的例行经验，让他们更好的去营业。我想提的问题是一般的服务行业也有理性之说，有一理论家提到空姐，一个相对高尚的行业，但这个行业要求经常笑，这给空姐有了一个职业化的现代病症，也就是说，她们认为笑对她们来说是一种压抑，于是工作完之后她们都不笑了。你是怎么样去理解这种服务行业的状态？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有的妓女会问顾客要名片，如果顾客拒绝向妓女提供自己的稳私，不给妓女名片，你认为这合理吗？

甯应斌：为什么妓女要顾客留名片？这是性产业特有的现象吗？不是，现在很多行业都是这样，不但留名片，还要建档，把顾客的消费习惯记录下来，进行分析。有的信用卡银行会根据你的消费类型做出分析，向你推荐你可能爱看的电影或可能会买的其他商品。你去亚马逊网路书店买书，它就会根据你过去买的书，向你推荐你可能感兴趣的其他书籍。这里面有侵犯顾客隐私的问题，但是也有提供顾客适当消费资讯的功能。性产业也需要拉客，需要掌握顾客喜好，所以还会记载顾客的性偏好，也会向顾客要名片等等。这里显示的是这类性工作者（通常是在有规模的性产业内工作）的自我之强势或优势，因为性工作者不是采取守势，而是攻势，性工作者不怕和顾客建立私人关系，反而要和顾客「搏感情」（台

湾闽南语），好像大家有情有义的样子。当然这种行销方式作为如果过度，是会引起顾客反感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 Hochschild (1983) 关于空中小姐的情感劳动说法。我今天演讲的后半部份挪用了一个西方社会学家 Goffman 的理论，而 Goffman 对 Hochschild 的影响很大。Hochschild 认为情感劳动有的时候只是表面化的情感表演，有的时候却是深度的情感表演，后者就像戏剧中的方法表演，也就是表演者整个人都幻化成或融入那个角色，这种情感表演就不是皮笑肉不笑的，而是深度的。Hochschild 认为空中小姐的情感劳动，是一种深度的情感表演，而这会造成她们的自我异化，因为不再是真的因为发生高兴的事情而微笑，而是为了工作需要而向顾客微笑。在这一方面，我不太同意她，当然这涉及一个很深的理论问题。比如说，讲到「自我异化」的问题，我们似乎不能去假设有一个真的「自我」，另外还有一个「（在顾客面前的）自我呈现」；自我的呈现、人际的互动都应该是自我的一个部份。

再者，上述这种深度的情感表演，或者说现代的情感劳动，我认为正在开发我们的一种情感能力，我认为这是非常有趣的发展。为什么呢？马克思主义在 19 世纪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走到尽头，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开始束缚自己的生产力，但实际上资本主义还能再继续发展生产力，比如在组织管理形式上的理性化，还可以榨取更多的生产力。如果一种生产关系能够使很多生产的潜能发展出来，这对于人类的历史演化潮流来说，并不是不好的。我这样讲好了，在农业社会里有一些生产力发达不起来，但是资本主义能把它发达起来，所以这就是资本主义优于封建主义的地方。同样的，我们人类还有许多能力还没有发展出来，我们只发展了一部份，譬如我们的情感，我觉得没有发展完全。但是情感的商品化却开始让我们发展新的能力。

情感劳动并不完全都是异化的，Hochschild 也承认操纵情感

也会带来一些满足感。现在对情感劳动的消费需要一直在增长。比如你们听收音机广播，广播中的 DJ（主持人）让你感觉他就是你的一个好朋友，他必须做出掏心掏肺关心你的声音，你可以感到他的真诚，事实上他真是真诚的（我的一个 DJ 朋友说，做完节目后，人都累瘫了）。DJ 向陌生人敞开自我，「出卖情感」，但是事后却不会感觉自我异化或自我被占有。情感劳动与情感消费还有其他形式，像心理治疗或谘商就是其中的一种：如果你今天心里郁闷，你就可以去做心理治疗。此外，服务业（包括性服务）与情感劳动的更密切结合，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发展。我们要批判的看待新发展，但批判不等于否定，而是要理解其历史脉络、社会动力、文化意义、权力关系、转化契机。

时间：2003年1月9日

录音整理：朱坤领、方玉彪、易玉梅

引用书目

- 卡维波（1997）〈新好嫖客十大守则〉，《联合报》（台湾），1997年10月26日。
- 何春蕤（2001）〈自我培力与专业化操演：与台湾性工作者的对话〉，《台湾社会研究季刊》41期（2001年3月），页1-52。
- 何春蕤（1994）〈台湾的麦当劳化：跨国服务业资本的文化逻辑〉，《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6期，页1-20。收入陈清侨编（1997）《身分认同与公共文化：文化研究论文集》，页141-160，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 何春蕤编（1999）《性侵害性骚扰之性解放》（性／别研究 5&6期），桃园中坜：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出版，1999年6月。
- 甯应斌（2004）《性工作与现代性》（简体字本），桃园中坜：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出版。
- Bauman, Zygmunt (1997). On the Postmodern Redeployment of Sex: Foucault's History of Sexuality Revisited. In *Postmodernity and its Discontents* (pp. 141-151). Cambridge, UK: Polity.
- Elias, Norbert (1939[1994]). *The Civilizing Proces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Foucault, Michel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 Giddens, Anthony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P.
- Goffman, Erving (1963). *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1967). *Interaction Ritua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Anchor Books.
- Heath, Christian (1988). Embarrassment and Interactional Organization. In Paul Drew and Anthony Wootton (Eds.) *Erving Goffman: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Order*. Boston: Northeastern UP, 1988. 136-160
- Hegel, G. W. F. (1967).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lated with notes by T. M. Knox. New York: Oxford UP.
- Hochschild, A. R. (1983). *The Managed Heart: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 Lasch, Christopher (1979). *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New York: Norton.
- Ritzer, George (2000).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 3rd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 London: Pine Forge Press.
- Rose, Nikolas (1998). *Inventing Our Sel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 Westin, Alan F. (1967). *Privacy and Freedom*. New York: Atheneum.